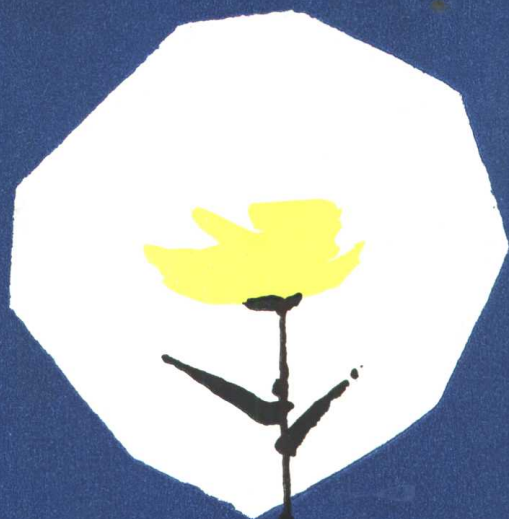


平原之夜

安柯钦夫



2 035 8142 7

草原之夜

〔蒙古族〕安柯钦夫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本书选收了蒙古族作家安柯钦夫五十和六十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二十篇。这些作品通过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歌颂了草原牧民、林区工人和猎民的新生活，展现了各兄弟民族之间崭新的思想风貌以及对祖国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热爱。

本书前五篇小说，曾于一九五七年以《草原之夜》为题出版。这次增补了作者后来写的一些小说，仍用原来书名出版。

题 头 画：思 沁 谭晓春

草 原 之 夜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4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7\frac{3}{4}$ 插页 2

1983年5月北京第1版 1983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9,500

书号 10019·3450

定价 0.62 元

目 录

草原之夜	1
在冬天的牧场上	9
米吉德爷爷	25
新生活的光辉	46
白雪覆盖草原的时候	60
黄金季节	70
牧羊姑娘的心愿	80
草原珍珠	94
森林守卫者	104
矿工新一代	110
养鹿的人	122
山荫道上	136
北国春燕	145
在惊涛骇浪里	154
寂静的春夜	159
青松赋	163
杜鹃花	169
林场风雨	175

绿色的风.....	180
金色的理想	220
后 记	246



草原之夜

深秋，草原的夜晚异常恬静，繁星在天空闪烁着，活象顽皮孩子的眼睛。牛儿吃饱了倒在地上粗声喘气，羊群也象睡着了，一动不动。偶尔从远方传来少女的片断歌声，不知道向哪一个小伙子倾诉着爱情。间或听到守夜人吓唬狼的吼叫声。还有劳动了一天的疲倦的牧人，从蒙古包里发出了均匀的鼾声。

我突然想起来，三天前曾答应过单巴叔叔，今天晚上去马群陪他守夜；他讲故事给我听。因为白天在组里打井，又安装解放式水车，几乎忘了这件事情。说实在话，我真想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呢！可是，我若不去，单巴叔叔会怎么想呢？去吧，累点算不了什么，只是马群在白音恩格日山，离这儿还有三十里地。而且我在夜里从未去过，怕迷路，怕碰到狼，又怕找不见……

“最坏的人才不讲信用。”我想起了单巴叔叔的话。

为了单巴叔叔，为了守信用，我终于决心到他那里去。我轻轻地走进蒙古包，拿了一块毛毯，备上马，很快就出发了。

茫茫的草原正在做着甜蜜的梦，昏暗的夜幕就象无边的墙壁，总是遮着我的眼睛。北风吹动树丛，发出沙沙的响声，恰似偷马的夜盗在那里爬行。

我看不清路，只是按照大概的方向前进。我的马机警地直着耳朵，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飞奔，不时跑进绊脚的深草里，惊起一对对山鸡，发出刺耳的叫声，飞上天空，划破黑夜的沉静。被惊醒的黄羊，成群地避开，唯一能辨别的白屁股很快地消失到黑暗中。

也许是由于夜深人静，也许是因为单人独马，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笼罩着我，加上马不断打前失，弄得我的神经越发紧张，眼睛无目的地搜索着，心突突地跳个不停，好象呼吸也不够用。我顺手把领扣扯开，紧握着手枪柄。

大约走了喝一顿茶的工夫吧，发现前面有个亮光，时暗时明，就象羊油灯光在风中摇曳。我猜想那一定是单巴叔叔守夜的帐篷。我的马也看见了，没等我指点，就朝那个方向跑去，而且和我一样变得有精神。我在马上大声喊：

“单巴叔叔，我来了，我陪你守夜来了！”

对面却没有人答应。

单巴叔叔是个有经验的老牧人，有一手好本领——就是最性烈的野马，也逃不脱他那支套马杆子，只消一袋烟的工夫，便驯服地任他摆布。他在马背上度过了自己的青春

和壮年；他那威严的两撇胡子，表明了他的既倔强又勇敢的个性。他在牧民中最孚众望，大家热情地叫他“我们的驯马能手”，而且选他做了人民代表。

但他有个爱喝酒的老毛病。前些日子守夜，就因为喝醉酒睡着了，狼进马群叼走了一匹马驹子。事后他在互助组的会上做了深刻的检讨，并且狠狠地敲着自己的脑壳，保证以后守夜不再喝酒。可是谁也不相信他的话，因为第二天清早，有人看见他去马群换班，皮袍底下还藏着一个酒坛呢。……我想：说不定今天晚上他又喝完酒睡着了，要不为什么不向我答话呢？

马突然一惊，把鼻子弄响，头猛地一扬，用两只后脚立起来；我差点没被摔下来。仔细一看，哪有单巴叔叔和帐篷，原来是一块牛骨头发的磷光。我诅咒着走开了。辨别不出马群的可靠方向，一时也想不出更聪明的办法，只好松开马嚼子，胡乱地继续往前走。它也许会找到马群呢！我拍着马的脖颈说：

“咱们俩转向了，要找不到单巴叔叔，就只好这样走到天亮了！”它好象真领会了我的意思，虽然显出很疲乏的样子，却慢慢地移动着蹄子。

走着走着，我忽然想起一个找人的办法，把马嚼子一勒，双手合成一个喇叭筒，学着狼嗥叫起来——这样会引起狗叫，狗叫的地方一定有人家。

我嗥过之后，果然对面传来了狼的嚎声，可是却没有什么狗叫。我想：糟糕，偏又碰上狼群了！

我几乎把嗓门喊破了：“哎……”

这次对面有人答喊了：“哎……”

啊，可找到了。我高兴地用两腿把马肚子使劲一挟，它放开四蹄纵情地奔驰起来，寒风在耳边呼啸着，衣角在身边拍打着……可是，前面横躺着一个斜长的沙岗，挡住我的去路。山岗上边长满了矮柳丛，黑一块、黄一块，就象一张花鹿皮。这时我才忽然意识到，方才是被山谷的回响捉弄了！

总算幸运，这时从天边升起了一轮明月，就象一盏大灯笼，把草原照得通明。

我牵着汗漉漉的马，绕到这个从未来过的陌生的沙岗顶上，无奈地掏出手枪，向天空射击，作为寻人的信号。

“通！”东山脚下，猎枪响了，迸起一簇灿烂的火花。这一定是单巴叔叔在那里呼应。

我狂喊着翻身上马，挥舞着鞭子，飞也似地向他驰去。不久，我就看见了白色的小帐篷，帐篷前有个小黑影子在移动。白帐篷和小黑影越来越大，直到真切的看清了单巴叔叔的面孔。照例，我在马上问候：

“单巴叔叔，你好？”

“好，好！”他双手扶着猎枪笑着答道，“我料想你一定会来的。小伙子，怎么？迷路了吗？”

“谁叫你跑到这个鬼也找不到的地方！”我抱怨他，一面起下马鞍子，撵马去吃草。

“哈哈，总还是找到了，这么说你比鬼还精明哪！快，

快,进帐篷暖和暖和。”他笑着和我打趣。

当我同他并肩走进帐篷时,嗅到他满嘴酒味。

果然,在帐篷里生着一堆熊熊的篝火,旁边放着一大坛牛奶酒和一大盘熟羊肉。我们围着篝火坐下来,他关心地问:

“可邻的孩子,路上很冷吗?”

“我们草原的秋天是凉快呀!”我含糊地说。要不,他又该追问迷路的事啦,这是牧人认为最不光彩的笑柄啊!

“组里都好吧,有什么新闻?”

“今天井打出来了,水车也安装好了,从明天起就用机器饮牲畜。”我告诉他,“这消息象鸿雁似的,已经飞向四面八方。”

“用机器饮牲口,好极了,这在我们互助组还是第一次哪!”他的眼睛明亮了,脸上闪着红光,顺手斟了满满的两碗牛奶酒,递过食肉刀说:

“喝吧!小伙子,叔叔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你。”

“单巴叔叔,”我提醒他,“你不是保证守夜不喝酒了吗?怎么今天又……”

他以他那辽阔有神的眼睛止住了我的话,端起酒碗,象朗诵诗一般的口吻说:

“今天是我们互助组的喜日子,为祝福我们的五种牲畜(马、牛、骆驼、绵羊、山羊)更加兴旺,为感谢给我们带来机器使用的新政权,来,干杯!”

我无法拒绝了——再拒绝会使他难过;按照我们民族

的传统习惯，一连喝了三大碗。

酒，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快活地挥舞着双手说：

“难道不应该吗？为新政权干杯——她不仅给我们带来自由和阳光、牲畜和蒙古包，而且还要继续引导我们走向永远幸福永远富裕的社，社……唉，我总是记不住。”

“社会主义社会。”我补充道。

“不过那没有关系，反正是要和一切落后、贫困、疾病告别，建设我们古老的草原——使草原更加美丽繁荣，建设我们牧民的心灵——使心灵更加纯洁坚定。人强马壮，按照理想建设，按照理想生活。你说对吗？孩子！”

我被他诗一般的语言，画一般的理想深深感动。透过火焰，我看见他紫红色的脸庞越发开朗了，眼睛眯成一条线，继续向我说：

“我老单巴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能赶上这样一个美好的时代：人人平等，不许压迫；买卖公道，不许讹诈；自由放牧牲畜，不许霸占牧场；定居游牧，打狼除害……咳，新鲜事情多得叫你数上三天三夜也数不过来。……”

“不提别的，”他喝了一大口酒，割了一大块肥肉扔到嘴里咀嚼着说：“就拿我一家人说吧，儿子在旗人民政府当牧业科长；我姑娘呢，是卫生院的护士，看有多少人在传说她的功劳，啧啧，啧啧……”

他醉醺醺地费力地抬起眼皮说：“我呢，放马！放马！……放五百多匹马也不简单哪！啊，当然，他们是革命……革命干部……啊，不喝酒……不喝酒好吗！可我单

巴不是干部……是……是马倌儿。我……我喝酒……啊，我们的奶酒是多么香……香甜哪……”糟了，单巴叔叔已经大醉了，虽然嘴里还在不住地叨念，谁知他说些什么话。我赶紧扶他好好地躺下，给他盖上被子。拿了他的猎枪，重新装上火药和泡子，走出帐篷来。

月亮已经偏西了，后半夜的天气显得清凉。虽然我穿着夹衣服而且喝了那么多酒，身上还打寒颤呢。今天晚上守夜的任务就由我担当了，假如不发生意外事件，那真是万幸。

我查看了一遍马群，马群是圈在一个沙窝里，它们都很老实，显然是吃饱了在休息。小马驹子在最中间，互相快乐地踢闹着，看样子还不想睡觉。它们的母亲在周围爱护地守卫着，它们的父亲——儿马拖着长鬃威严地昂着头在巡逻着。

东方渐渐发白了，月亮光也减退了。我也不再那么提心吊胆了，因为这时候除了最狡猾的老狼以外，它们是不敢来了。

我轻松地愉快地回到帐篷里，只见单巴叔叔睡的正酣。在他醒来以前我得给他烧一壶茶。喝酒的人会渴的嗓子冒烟哪！我顺手拿了几块干牛粪，添到将要熄灭的火堆上，刚要吹着的时候，突然儿马吼叫起来，狗也狂吠，可恨的狼又进马群了。我急忙提着猎枪跑出去，看见马群象着了魔似的疯狂地向草原深处，流星般地驰骋着。……

我扔下猎枪，急步跑到单巴叔叔“追风马”跟前，翻身上

鞍，箭也似地向马群奔去，掏出手枪，对准马群头上的天空发射……谁知道什么时候把狼吓跑的呢？反正这次没有损失一匹马。

等我把马群圈回来的时候，单巴叔叔睡眼惺忪地摇晃着身子从帐篷里走出来，从他惊慌、难过、懊悔的神色来看，显然他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我奇怪的是他双手还在抱着酒坛，可是没等我下马，就听见“咔嚓”一声，他把酒坛对准大青石一下摔去，酒坛被摔得粉碎，奶酒飞溅了他一身。

我又着急又兴奋地喊起来：“单巴叔叔，你这是干什么？难道你……”

他果断地挥了一下手，盯着我的眼睛，以铜钟一般的声音平静地说：

“过去的事情永远不要再提它！小伙子你别走啦，晚上叔叔给你讲故事听。”

这时候，太阳已经爬上了山岗，露水浓降的草原闪烁着耀眼的金光。

1953年8月31日。北京



在冬天的牧场上

傍晚，天空渐渐阴暗起来。蒙古包顶上冒着干牛粪的黄色浓烟。刺骨的冷风，吹过光滑的雪面，发出尖锐的啸声。

安达老人坐在一具破旧的马鞍子上，心神专注地修理着一支长杆鞭子。他虽然穿着厚厚的羊皮大衣，带着狼皮防寒帽，可是露在外面的手脸，却冻得紫里发青。从鼻子里喷出来的热气，很快就在眉毛和灰白的胡须上结成细小的冰珠。他不得不时时用手背抹去，然后低下头继续干活，好象他对这一切很习惯，满不在乎似的。

“哎……”突然从远方传过来赶羊群的冗长的叫声。

安达老人凭着一对灵敏的牧人耳朵，马上断定出这喊声的方向。他微显忙乱地缠完皮条，用牛角刀削去多余的

皮梢，便拄着长杆鞭子站起来，怪不得劲儿地往前走着，也许是因为坐得太久的缘故，左脚还在一拐一拐的。

他站到小土岗上，把压在眼眉上的大帽子推到后脑壳，向远处张望。他看见辽阔的草原披上了洁白的冬装，山丘起伏的轮廓，已经隐设在苍茫的暮色中，灰褐色的地平线接上了灰褐色的天边不能分辨。从那边的圣山脚下，走过一大片羊群，在白雪地上斑斑点点，就象是无数的珍珠滚动在柔软发光的白缎子上。羊群后边一匹矫健的铁青马上，斜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她双手交插在紫红色的皮袍袖口里，鞭子搭在肘腕，鞭杆在雪地上跳跃着，划出长短不一的痕迹。

从她翻毛的“达哈”^①下面露出油亮的牛皮马靴，外面是翻毛的山羊皮鞋套。在白雪中最耀眼的是她那随着冷风飘舞的鲜红头巾。两条乌黑的辫子，合着马走的节拍摆动，加上她那炯炯有神的黑眼睛和紧闭着的嘴唇，她的圆脸显得异常秀丽和严峻。

她是从小跟着羊群长大的，无论哪一只羊调皮，就会马上被她指出名来，叫它们“白鼻梁”、“黑脑门”、“小月牙”、“傻姑娘”……她象每个母亲熟悉孩子似的，熟悉每只羊的年龄、性情和特点。

她就是安达老人的孙女，素布丹。

安达老人微笑着迎接自己的羊群。他回头喊叫正在忙

^① 达哈，蒙语，翻毛皮大衣。

碌准备着晚饭的儿媳妇杨吉玛，赶快出来帮助圈羊。

羊群的咩咩的叫声，划破了浩特^①的寂静。蜷缩着的小黄狗也愉快起来，嗥叫着跑向羊群。和杨吉玛同时从邻近的一座蒙古包里，走出一个中年妇人，也来帮助分群圈羊。

“她沙力瓦大婶啊，”杨吉玛向中年妇人说，“今天又要下雪吧？你看云彩又浓起来了！噍！进圈，噍，进圈！”

“是啊！”沙力瓦同意地答道，“哪一年冬天也没有过这样坏天气。咳，分开，进圈！咳——除了雪呀还是雪，把道都埋上啦！咳，进圈，进圈！”

“我晌午去打水绕了好半天，才找着泉眼哪！”杨吉玛抱怨地结束道，“水车又冻了，再这样下去可怎么过呀！”

那边安达老人也正和素布丹谈着话。

“我的小羊羔，你辛苦了。”老人说。

“没有什么，爷爷！”素布丹在马上答道。

“今天冷啊，没冻坏吧？”

“没有，爷爷！”

“没碰上狼吧？我的姑娘！”

“没有，爷爷！”素布丹说着跨下马背，跺了跺麻木的双脚，把马缰系在汲水车上，一声不响地走进房去。

安达老人两眼盯着素布丹的背影，奇怪孙女今天这样冷淡的言语和举动。她没有象往常那样大声地问候，也没有象往常那样喋喋不休地报告她自己一天的牧羊经过，也

① 浩特，蒙语，牧人居住的自然屯。

没有骑马跑到房门就嚷：“妈妈，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更没有照例放开她那尖利的喉咙唱歌。因此熟悉孙女脾气的老人，断定她有了不顺心的事情，于是他走到杨吉玛跟前说：

“你要好好关照素布丹，她今天可能不舒服！”

“是啊，我也看出来她神色不对。”杨吉玛说。

“也许是在大雪地里给冻坏了。唉，冬天放羊是困难哪！”老人自言自语地走开了。

二

蒙古包里生着温暖的火炉，锅里的羊肉汤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油垢发亮的小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品。安达老人面前摆的是一盘熟羊肉和一小铜壶牛乳酒，素布丹面前摆的是奶油煎的白面饼和一碗牛奶茶，杨吉玛给自己面前摆的是红糖酥油和炒米。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每个人不同的爱好。

素布丹这时已经换上了轻便的蓝布棉袍，在高脚羊油灯光下，她那刚刚洗过的脸越发显得绯红，只是嘴角有两条皱纹，倔强地向下垂着，低着充满稚气的眼睛，用手托着下巴，默默地喝着奶茶。

素布丹是这个家庭的独生女儿。爸爸被日本人拉去当兵以后，一直没有下落。所以不论爷爷和妈妈，从小就非常珍爱她、器重她、放任她，希望长大了成一个有出息的姑娘。